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四百九十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七

南北朝

魏

陳

宋元嘉五年魏神麌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永
元北涼承元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

春二

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
于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
與邱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疲糧少深壘自固監軍侍

御史安頡

同之子

曰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

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

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

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

禽之

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後昌以謀叛見殺

夏平原王定收其

餘衆奔還平涼即位改元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

偏裨所禽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定于

平涼夏軍將遁會魏軍食少無水夏主定乃分兵夾

奚斤始則堅壁自固不從安頡之謀及赫連昌成擒乃以功出偏裨為恥冒昧追敵其速也由於妬功其被擒

也仍由於無能
庸懦好忌者流
深可恨亦可哀

擊之魏軍大潰斤為所禽夏人復取長安

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

六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
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乙未朔日食

己宋元嘉六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
己魏神麴二年

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

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

宋南渡後僑置徐州于京口宋改曰南徐至隋始省刺

史與弘共輔朝政

弘既多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

以義恭為

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

宋主與義

恭書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匪易汝性褊急宜念裁抑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下不可不盡敬順之理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毋輕以喜怒加人名器宜深愛惜爵賜尤應裁量聲樂遊嬉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若不數則彼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悉知衆事也

三月宋立子劬為太子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

尚書令劉潔等

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于上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利此年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于人事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于今殊不合時宜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淵辯

等不能辨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
之北伐若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南北殊
俗水陸異宜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
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
時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若彼果來如以騎犢鬥豺
虎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
撤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
備必望塵駭走可一舉而擒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
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
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 三陰
巳為干之陰巳為支之陰巳巳合為干支皆陰
是為三陰之歲旄頭昂七星主西方又為旄頭 先是

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
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

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

腹背受攻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至粟水

三胡

省注在漠北近稽落

山有竇憲故壘在焉

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

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俘獲其

衆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

魏主不從引兵還

魏主得蠕蠕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車自載入南山民畜窘懼無人統

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

紇乞蓋可

汗憤悒而死子吳提立號勅連可汗

五月壬辰朔日食

武都王楊元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冬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

魏主加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

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鏡于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鏡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魏主必為之舉筋或立嘗而還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尪織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軍國大計

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十一月己丑朔日食星晝見十二月秦地震

日食不盡如鈎星晝見至晡河北地闇十二月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庚宗元嘉七年
午魏神麈三年

春三月宋遣將軍到彥之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

道憐之子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先遣將

軍田竒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
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
河南是我地若必進兵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
更取之

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
擊之以挫其鋒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

魏南邊守將請
逆擊宋人雖未
必盡由私利起
見然其謀則
不及崔浩遠矣
至欲悉誅境上

流民尤為非謬
河北皆魏地流
民皆魏民安有
防人侵掠自先
戕賊無辜乎

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獨崔浩以為不

可浩曰南方卑濕入夏水潦草木叢密地氣鬱蒸易生疾厲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

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

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

取資財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

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為宜如所

請仍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

人浩又固諫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

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欲以卻敵而反連之矣且楚之等皆織利小才止可招合輕薄無賴而不

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

魏主未以為

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

曰今茲害氣在揚州

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于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揚州于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為金庫午為火旺以火害金故曰害氣

庚金午火歲在庚午以火尅金故曰自刑

魏主不能

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

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

自淮入泗泗水滲

所禁反說文曰水下流為滲

日行纔十里七月

始至須昌

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

乃沂河西上魏主以

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彥之留朱修之

字恭祖義陽平

氏人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

字度世預之元孫

守金墉諸軍

進屯靈昌津

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襲劉曜于此以河水津為神靈之助因

號靈昌津

列守南岸至于潼關于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

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

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飲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九月燕王馮跋卒弟弘

字文通跋之少弟

殺其太子翼而自立

魏主如統萬

夏主遣使求和于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崔浩言

浩曰義隆與赫

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

遂如統萬謀襲平涼既而

使將軍古弼

魏內人諸姓吐美氏為古弼初賜名筆後改曰弼

等將兵趣安

定夏主自安定北救平涼與戰夏兵大敗

西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

冬十月宋鑄四銖錢

宋時錢制數更是年始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至元嘉二

十四年復鑄大錢時民多剪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以

防穿鑿宋當年大錢行之經時明年罷之公私不以為便遂罷後孝建元

年更鑄四銖文曰孝建形質薄小輪廓不成盜鑄者衆雜以鉛錫吏不能禁物價踊貴民患

苦之于是沈慶之建議聽民鑄錢郡縣置署平其準式去其雜偽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

乃止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顏竣字士遜延之之子景和二年即泰始元年又

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轉細民間效之而更薄小無輪廓不磨臆謂之耒子尤輕薄者謂之

特葉聽民私鑄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鸞眼錢劣于此

四銖輕薄民得因緣為奸正坐變更成法之弊乃志蓋鑄衆轉請聽民鑄錢何與揚湯止沸耶甚至斷新錢用古錢則更因噎廢食矣晉宋以降元嘉之政所謂彼吾於此耳然鑄法敗壞若

此亦吳足解

者謂之紐環錢入水不沉隨
手破碎斗米一萬商賈不行

已罷二銖

惟禁鷲眼紐
環餘皆通用

禁民鑄泰始二年乃普斷新錢專用古錢蓋三十七
年之間錢幣凡七變云

十一月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

先是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至是
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
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

兵還將軍坦諶之

字彥宗畧
陽垣道人

以書諫之

以為宜使竺
靈秀助宋修

之守滑臺帥大軍前詣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之糧猶張膽爭進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委任之意耶

彥之不從欲焚

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

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卒

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

注見前

入濟南至厯城

漢縣今為

山東濟南府治

焚舟棄甲步趨彭城

時青兗大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

鎮還却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孤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既而到晉之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宋主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蕭承之字嗣伯南蘭陵人齊高帝之父也北高平郡治湖陸注見前宋有南高平僑郡故此云北

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

壽陽土荒民散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

城府完實遂為盛藩

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災旱

淠水即淝水源出霍山

逕壽州之西北流入淮

辛宗元嘉八年魏神麌四年燕王馮弘太興元
末年北涼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春正月

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

窮蹙出降乞延
殘喘於理當憐
而宥之赫連定
乃竟殘害無噍
類殘忍極矣未
半年而定亦珍
滅足為暴戾者
戒

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城

中大饑秦出連輔政

代北複姓有出連
氏輔政其名也

等奔夏秦王

暮末窮蹙出降夏主竟殺之夷其族

西秦自乞伏國
仁據苑川至暮

末亡凡四主
合四十七年

二月魏克滑臺宋檀道濟引兵還

先是魏攻宋滑臺檀道濟自清水往救敗魏師于壽

張

本漢壽良後漢更名故城在秦安府
東平州明初始置今今治屬兗州府

道濟復自濟

上至歷城

二十餘日間道濟與
魏軍三十餘戰皆捷

叔孫建縱輕騎邀其

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之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

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

太原晉陽

人助之遂克滑臺

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魏執修之嘉其守節以為

侍中道濟等食盡自厯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

人追之衆忙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

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

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

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疑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

退道濟全軍而返

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

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慧龍為滎陽太守

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于魏曰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元伯刺之元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刃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遂釋之後慧龍卒元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

先是夏主與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既而
魏克平涼復取長安至是夏主畏魏人之偪擁秦民
十萬餘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
吐谷渾王慕瓚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
定以歸既而送定于魏魏主殺之

赫連夏自勃勃僭
號至定亡凡三主

合二十
六年

閏月魏遣使如宋求昏

魏主使周紹聘于宋且求昏宋主依違答之

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

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雲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劬

代湛

後劬坐賊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劬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酌納免劬官削爵士述謂其

子綜曰主上矜劬夙誠特加曲宥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酌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

謝述乞貸劬死既見酬納恐侵奪主恩丞焚其表可謂得人臣

事君之其所惜
猶告其子耳然
較之明季抗疏
瑜棟陳說紛紜
惟恐世人不知
事由已出者矣
宮霄壤

也使綜對前楚其表

謝述字景先景仁之弟

秋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

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
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徵世胄遺逸

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

盧元

字子真
涿人

博陵崔綽

安平人

趙郡李靈

字武符
平棘人

河間

邢穎

字宗敬
霱人

渤海高允

字伯恭
蓀人

廣平游雅

字伯度
任人

太

原張偉

字仲業
中都人

等皆賢雋之曾冠冕州邦如此比者

盡勅州郡以禮發遣遂徵元等數百人差次叙用

崔

以母老固辭元等皆拜中書博士元舅崔浩每與元
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愈深浩欲太整流
品明辨族姓元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
此事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于眾

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

魏主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

蠱者身殺羊抱犬沉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

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關左懸登聞

鼓以達寃人

胡三省曰令負寃者得詣闕撾鼓登時上聞也

壬宋元嘉九年
中魏延和元年

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

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狹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秋七月宋益州人趙廣作亂

宋益州刺史劉道濟

粹之弟

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

聚飲興利商賈嗟怨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

龍自云晉室近親招合蜀人千餘攻殺巴興

晉縣隋改長江

元者故城在潼川府遂溪縣

今遂陰平

宋有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故城在四川綿州

德陽縣

太守道濟遣軍斬之先是道濟欲以帛氏奴

曰帛姓也

梁顯為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氏奴等與鄉人趙

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

蜀漢縣隋省故城在德陽

縣山中聚眾向廣漢攻陷涪城于是涪陵

晉郡今四川重慶府

涪州

江陽

漢縣晉為郡今四川瀘州是

遂寧

漢縣晉置郡今為縣屬潼川府

諸

郡守皆棄城走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廣乃

詣陽泉寺迎道人抱罕程道養言是飛龍推為蜀王

建號太始
備置百官

以道養弟道助為長沙王廣及梁顯等皆

為將軍衆十餘萬四面圍城道濟遣參軍裴方明等

出擊先敗還已頻破之

明年賊復攻逼成都時道濟已卒方明匿不發喪以兵擊

賊大破之賊退屯廣漢分守郾城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藉之以兵來救方明與藉之合

攻郾克之斬程道助進擊

廣漢賊衆奔潰涪蜀皆平

癸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
酉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

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

牧犍立

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穎

好學立以為世子蒙遜卒牧捷即位遣使請命于魏

魏主遣太常李順拜牧捷為河西王

初魏主遣李順至涼涼王蒙遜

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責之蒙遜乃拜受詔及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無禮不敬不復年矣魏主曰曷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皆庸才惟牧捷器宇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于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畧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及是牧捷使至魏主謂順曰卿言蒙遜死牧捷立皆驗朕克涼州亦不遠矣乃遣順就安西將軍龐

厚

冬十二月宋謝靈運有罪誅

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

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顛

字彥重
顛之弟

表其

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

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

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曾連恥追討擒之廷尉

論正斬刑宋主愛其才降死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

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于三江口

在廣州番禺縣東
南鬱水為西江浪

水為東江瀕水為北江西北二江
合流而東與東江會謂之三江口

篡取之不果詔于

靈運真是作反
乃以詩文過罪
有其志則不應
為宋官矣史以
恃才陵物為其
反禍之由是猶

曲為逸就莫春
秋正義哉

廣州棄市

靈運恃才放逸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
同時名位素出其下者並見任遇意甚不

平又多所陵

忽故及于禍

甲宋元嘉十一年

戊魏延和三年

春宋梁秦刺史蕭思話

南蘭陵人

討楊難

當破之

先是宋主聞梁秦刺史甄法護

中山無極人

刑政不治乃

自徒中起蕭思話

思話先為青州刺史魏克滑臺思話棄城走坐繫尚方徒作令復徵

起使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襲法護法護棄城奔洋

川

即洋水在漢中府西鄉縣東水經注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為洋川

難當遂有

介推所稍極賞
以人而豈肯聚
二以待乃前誇
年甲之堅後侈
介推之利遠不
日知其言之整
柎若書家惡道
不堪一噓

漢中之地至是思話至襄陽遣司馬蕭承之為前驅

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軍分守思話與承之共

擊屢破之既而難當遣其子和將兵擊蕭承之為承

之所敗

承之與和相拒四十餘日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氏悉去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稍長

數尺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氏遂悉收漢中地置

不能當敗走承之追擊斬獲甚衆成蔭萌水 即白水江在四川保寧府昭化縣西北水經注白水出西傾山東南流至蔭萌縣亦

謂之蔭思話徙鎮南鄭難當奉表謝罪詔赦之 甄法

萌水死賜

燕王弘稱藩于魏

先是魏主攻燕圍和龍燕尚書郭淵勸燕主送款獻
女于魏乞為附庸燕主曰負譽在前結忿已深降附
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已而魏主拔燕旁郡引兵西
還至是燕王遣使奉表謝罪于魏以季女充掖庭魏
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主送魏使者于什門
還平城什門使燕被留事具前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
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

天下

乙宋元嘉十二年
亥魏太延元年

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燕王弘稱藩于宋

初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陣行宮人少

雲中鎮將朱修之

本宋將被
執事具前

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

入和龍浮南海歸以告將軍毛修之

亦宋將降
魏事具前

不從

乃止既而事泄朱修之逃奔燕由是魏人數伐燕燕

主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還建康

拜黃門
侍郎

及是

燕日危蹙

燕王不遣太子
質魏魏頻伐之

遣使至宋奉貢稱藩宋封

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涼有神投書于敦煌東門

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
年若七年涼王牧捷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號之將
七神降于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
盤于遊畋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捷不悅
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

劉湛始因景仁而進既乃猜嫌忌嫉反噬相加阿附權藉藉勢傾害實小人姦險之尤者宋主既問其謀乃不即為窮治而隱忍

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

仁實引之

見上

八年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已而一旦居

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已猜隙漸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其上佐遂委心自

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至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

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

許湛又陰謀遣人殺景仁宋主微聞之遷護軍府于西掖門外使近官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

以醜禍何哉

卷三十七

附港者潛相約勒無敢應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
庾炳之遊二人之門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于朝廷
景仁臥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
來湛不疑也 庾炳之字仲文鄆陵人

六月宋大水設酒禁

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充穀賑之揚州西曹主簿

沈亮

字道明田
子之子

以為酒糜穀而不能療饑請權禁止

從之

秋七月宋禁擅鑄像造寺者

丹陽尹蕭摹之

南蘭陵人思
話再從父

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

伐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請自今
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
從之

丙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
子年 是歲燕亡凡三國

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

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
又有才氣朝廷畏疑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
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可復制會宋主疾

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

其妻向此謂道濟曰高世之
勲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

其至

既至留累月宋主稍問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

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

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

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

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

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矣

子輩不足為悼

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

即高句麗

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城

白狼漢縣以白狼山名故城在今熱河八溝境

克之先是燕太常楊崕勸燕王速遣太子質魏燕主不從密遣尚書楊伊請迎于高麗及是高麗遣將以

數萬衆至和龍燕王焚宮室帥龍城見戶東徙

古弼部將

高荀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

高麗處燕王于北豐

高麗地名

居二年燕主復遣使求迎

于宋高麗人殺之

北燕自馮跋篡立及亡凡二主合二十八年

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降之

先是赫連定西遷難當遂據上邽自稱大秦王改元
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
宋魏不絕至是魏伐之先遣使齎詔諭旨難當懼遂
奉詔降

冬宋鑄渾儀

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
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

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丁宋元嘉十四年

丑魏太延三年

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

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于
是姦猾專求宰牧之失迫脅在位橫于閭里而長吏
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西域朝貢于魏

先是西域龜茲疏勒烏孫

皆漢時舊國
注俱見前

悅般

在烏孫
西北去

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本北匈奴部落為實憲所
破徙單于西走康居其不能去者居龜茲之北為悅

般渴槃陀在葱嶺東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 鄯善馬耆車帥注亦俱見前

粟特一名温那沙在葱嶺之西康居西北古奄蔡國也去代一萬六千里 九國入貢于

魏魏主以西域去中國絕遠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

無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乃遣行人王恩生等二十

輩使西域皆為蠕蠕所執恩生見勅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切責勅連救連

乃遣恩生等還 竟不能達西域 至是魏主復遣侍郎董琬等

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郡即漢大宛國去

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 者舌在破落那西北故康居國也 二國

皆欲稱臣奉貢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
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
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

涼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

魏主遣李順徵涼世子封壇入侍涼王牧犍奉詔亦

遣使詣建康獻雜書并求書數十種宋主皆與之李順

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
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可乎順對
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
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戊宋元嘉十五年
寅魏太延四年

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

王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食

宋立四學以雷次宗

字仲倫豫章南昌人

為給事中不受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

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接南康府星子縣界山

周二百五十里朱子以為即禹貢之敷淺原也

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歲

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于鷄籠山

今日鷄鳴山在江寧府上元縣

北西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

彦字

德唐江

蕩人

立元學太子率更令

東宮官主宮殿門戶職如衛尉

何承天

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

靈運從祖弟

立文學并次宗儒學

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禱

巾首服也禱車

衣也江南人士

交際以為公服

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

之還廬山

宋主性仁厚恭儉勤于為政守法而不峻

寡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繫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

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歲賦農出暮歸自

事而已閭閻之內謀誦相關士敦操尚鄉恥輕薄

江左風俗于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己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

卯年是歲涼亡凡二國

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

武帝少子都督荆湘諸州軍事

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荆

州八年欲為之選代故以義季為荊州刺史

義季嘗春月出

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九月涼王牧犍降

北涼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

魏主以其妹武

威公主
妻牧犍魏主遣醫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

使居酒泉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

露不可不誅魏主乃大集公卿議于西堂弘農王奚

斤等皆以為牧犍罪惡未彰宜加恕宥且聞其土地

鹵瘠難得水草若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

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涼武宣王蒙遜數與

順遊宴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帛納順懷

中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

是順與古弼昏曰姑威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

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之灌

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餓渴難以久

李順向有蒙遜
不敬之對茲又
稱受其賄為之
隱史家前後不
盾若是奚足惡
哉至雪山消融
成川人資既灌
則至今尚然非

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于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何得通渠溉灌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魏主隱聽聞之乃將軍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

伊馥代人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

言眾議皆不可用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穆壽代

崇之輔太子晃監國又使大將軍嵇敬魏北方諸姓有純奚氏後

改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命公卿為書讓牧

捷七月至上郡屬國城漢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故城在今陝西榆林府榆林縣

部分諸軍以源賀

禿髮僊
檀之子

為鄉導八月牧捷求救于

蠕蠕魏主使姑臧遣使喻牧捷出降牧捷嬰城固守

魏主分兵圍之

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始太子晃亦以

西伐為疑至是詔報之曰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漢中其間乃無燥地

時有此救

以釋此疑九月姑臧城潰牧捷帥其文武五千人面

縛請降魏王釋而禮之

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畧有餘吾不復以為奇

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馥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持安

之北凉自段業改元沮渠蒙遜篡立至牧捷亡凡三主合四十二年

冬十二月宋太子劬冠

劬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魏主還平城

魏主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

如故後有告牧犍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詔賜死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

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關駟關氏齊關止之後以名為氏駟字元陰敦

人煌張湛字子然敦煌淵泉人劉昺字延明索敞字巨振陰興字世隆

人宗欽

字景若

趙柔

字元明俱金城人

程駿

字麟駒廣平曲安人居涼州

程

弘

駿從弟

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

字倫許臨涇人

往從

牧捷牧捷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

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一外慕仁義而實

無道德其亡可翹足而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為

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

字仕明温人

世寓涼州不受

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以索敞為中書博士

時魏方尚

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于誘導肅而有禮多所成就常爽亦置館于温水之

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溫水亦曰溫湯在大同府大同縣西南水經注桑乾城西有溫湯即此

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厯家考核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

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厯以示高允

允曰漢元年十

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昔日而行此乃厯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于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

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即先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先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考秦以十月為正，漢初因之。天文志所云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今之七月也。宋劉邠之論甚詳，已具前五星聚條下。

先雖明歷初

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先。先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知之矣，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魏除田禁

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先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

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也時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庚宋元嘉十七年魏
辰太平真君元年

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六月魏大赦改元

魏主改元太平真君取冠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

改元已非正理
况傳會神書以
真君自號乎古
今紀年之誕無
有甚於此者

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

字休明文
帝第二子

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

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

進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輳義康傾身引接未嘗稍懈士之幹鍊者多被意過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殷景仁密言于宋主曰相

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

斌

湛之

王履

謚之

劉敬文

沛郡人

孔允秀

魯郡人

皆以傾

陷有寵于義康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

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

所御義康景仁皆不答而允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

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

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

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搆陷之自是主相之勢分

矣既而湛遭母憂去職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及

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

章

初毀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

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夜聞召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初檀道濟薦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宋主台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

宋祖起自艱難
新洲衲衣留示
子孫可也轉付
主家亦何為者
而會稽主竟視
如獲符為其子
丐死命時尚悍
橫若此其貽謀
之不穢可知矣
我母汝父云云
真是委巷婦婦
嫂罵口吻不可
與光武如章陵
事相提並論

服乃遣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被
被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嫡長高祖微時
於新洲伐荻有衲布衫襖臧皇后所作也既貴以付
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
主人見號哭以錦囊盛衲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
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耶
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美名
以履性述利屢戒之至是履徒跣告球球曰常日語
汝云何履不能對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
球故免履死廢於家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
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
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
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久之宋主就會稽公主宴集
甚懽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
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流涕指蔣山曰必
無所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

康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

邳人王球字藉玉謚之子劉班劉湛小字班虎故稱

為班車子義康小字蔣山即鍾山

在上元縣東北初寧陵在其南義恭懲彭城之敗

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

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范

曄字蔚宗順陽人泰之子沈演之字臺真武康人為左右衛將軍對掌

禁旅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蔚宗有雋才而薄

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

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宋主曰蔚宗志趣異常請出

為廣州刺史若在內署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並行

非國家之美也宋主曰始誅劉湛復遷蔚宗人將謂

快快不得志蓋

士習之常然亦

何至謀叛而當

時謝靈運范曄
比比皆是可見

偏安季世政無
綱紀矣然文帝
既知逆惡之萌
又恐以妬才信
譏為嫌濡忍不
斷卒至芽蘗谷
柯悔之已晚小
不忍則亂大謀
所以為千古鑑

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
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辛
宋元嘉十八年魏

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

交廣州軍事

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事

前龍驤參軍扶令育

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
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萬一
義康年命窮盡吞息於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
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願並名
還兄弟協和君臣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跡絕
矣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扶姓令育已來人

壬
宋元嘉十九年魏

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

午太平真君三年

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君馭世建靜輪天
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籙
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
謙之又奏作靜
輪宮必令其高
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
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高卑定分不可相
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
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夏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

先是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
之至是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
武帝從母弟
懷敬之子分兵

攻取旁邑難當遣兵拒戰方明等大破之難當奔上

邦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方明以虎送建康斬

之仇池平

以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為楊元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真

道方明坐區金寶善馬下獄死既而魏擊宋仇池取之胡崇之被擒楊保熾走

秋七月甲戌晦日食

九月宋以沮渠無諱為河西王

涼之亡也牧捷之弟無諱出奔敦煌寇魏酒泉拔之

已而魏克酒泉無諱遂棄敦煌西據鄯善

今甘肅西安府之西

有地名鳴斯
即古鄯善國

時州人闕爽

涼故太守

據高昌

今土魯番地漢為車師前

部高昌壁涼張駿於此置高昌郡

為唐契

亦涼故將

所攻爽遣使詐降於

無諱欲與之共攻契比無諱至高昌契已死爽閉門拒之無諱因襲據高昌遣使奉表於宋宋以無諱為

河西王

爽奔蠕蠕無諱尋亦卒

冬十二月宋修孔子廟

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

掃

魏以李寶

字懷素西涼武昭王嵩之孫

為敦煌公

寶自其伯父歆為沮渠蒙遜所滅北奔伊吾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餘衆及沮渠無諱棄敦煌而西寶帥衆自伊吾入據之繕修城府規復先業遣使奉表於魏魏以為鎮西大將軍敦煌公已而寶朝於魏魏遂留之

魏尚書李順有罪誅

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

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死

癸宋元嘉二十年魏未太平真君四年

夏五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

七月宋立楊文德為武都王

魏河間公齊

烈帝之元孫

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碓谷

即

谷注見前

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

齊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其屬符達等遂舉兵立

文德為王據白崖

山名在漢中府洋縣北

分兵取諸戍進圍仇

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

漁陽人

督關中軍至下辯魏以豹子為仇池鎮將文德遣使求援於宋宋以文德為征西大將軍武都王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

魏主如漠南以輕騎襲柔然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濬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後騎曰柔然不

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

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

司馬楚之別將督軍

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俄而賊至冰堅消不可攻乃散走

甲宋元嘉二十一年春正月宋主耕藉田大赦

申魏太平真君五年
魏太子晃摠百揆

魏以太子晃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

張黎

鴈門平原人

古弼輔之

弼忠謹質直嘗以上谷苑園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時魏

古弼在魏頓著
直聲然亦何至
於君前起捧侍
臣古之激怒者
伏青蒲攀殿檻
而極矣何當失
禮若此乎但圍
棋不聽奏事亦
乖臨下之體元
魏君臣蓋兩失
之

主方與給事中劉焄圍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
獲陳聞忽起捧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
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乃具
狀以聞魏主可之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
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詔令冠履就職且諭之
曰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
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者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

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入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

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魏尚書令劉潔有罪誅樂平王丕

明元帝之子

以憂卒

初魏尚書令劉潔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
及將擊柔然潔諫止之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

潔耻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

胡三省註即鹿渾海之谷也地直平城西北

潔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

擊柔然潔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
然遂遠遁軍還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魏軍勸

魏主委軍輕還不從又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
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潔矯詔
事白魏主收潔囚之魏主之北行也潔私謂所親曰
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張嵩家有圖
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
治潔嵩皆夷三族樂平王丕以憂卒

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

給之魏主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

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朕還臺先斬此奴弼官屬惶怖并恐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於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之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

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

他日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

發牛車五百乘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戎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所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裕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

稷之
臣矣

宋以衡陽王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

晉喬郡梁廢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

椒縣

王義宣

武帝子

為荊州刺史

初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

主不得已用之

先賜詔曰師護在西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

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

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遷代之譏必歸于吾矣
師護義季小字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修理宋

主餞義季於武帳岡

在上元縣故臺城內

將行敕諸子且勿食

至會所設饌日肝不至皆有饑色乃謂曰汝曹少長
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饑苦知以節儉
御物耳

乙宋元嘉二十二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
酉魏太平真君六年

初宋太子率更令何天承撰元嘉新曆表上云以月

食之衝知日所在日與月對衝光相掩而知之又以中星驗之知

堯時冬至日在涸女十度此以堯典日短星昴推之今在斗十七

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用周禮測日知今之

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于是更立新法冬至從上

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厯合

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厯法有大餘小餘史

記厯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

奇日為大餘奇分為小餘積而成閏以正朔望詔付

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祿天所上惟月有

頻三大頻二小

祿天法每月晦朔及弦皆定大小餘或連三月皆大或連二月皆小也

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

初漢京房以十二率仲呂

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率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率日當一管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

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仲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率與律通

宋以武陵王駿

文帝第三子即孝武帝

為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

冬十一月魏人侵宋

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晔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

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

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

州應出天子以范蔚宗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乃厚

結蔚宗甥太子中書舍人謝綜述之子綜引熙先見蔚

宗熙先家故饒於財數與蔚宗博故為拙行以物贖

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從容說蔚宗弒宋主立義康
蔚宗愕然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
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之耻欲為之死不亦惑

乎

蔚宗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

蔚宗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素

為義康所厚弟約又娶其女丹陽尹徐湛之及尼法
靜皆義康黨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
臺許為內應熙先以牋書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密
相署置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

於母不動色對
妻妾悲涕不惟
賊臣兼足逆子
詩雖佳比之鵲
鵲能言可耳史
載若輩臨終相
語况似有惜意
謬哉

同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蔚宗等謀以其日作亂許

曜扣刀目蔚宗蔚宗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

謀宋主乃命有司收付廷尉蔚宗綜熙先及其子弟

黨與皆伏誅

熙先被收望風吐款詞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于

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于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國讖深戒宋主以骨肉之禍蔚宗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比誅其母在市涕泣責之蔚宗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乃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綜與熙先遊常諫止之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自

蹈逆亂獨不出視蔚宗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

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

注見前

有司奏削義康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絕屬籍

徙安成郡以沈邵

字道輝林子之子

為安成相領兵防守

義康

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宋始備郊廟之樂

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

歌

丙宋元嘉二十三年春正月魏主討盧水胡蓋吳采發
戊魏太平真君七年

兵援之

先是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于杏城有衆十餘萬表降于宋魏將拓跋紇討之敗死

河東蜀

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

薛永宗復聚衆以應吳至是

魏主發兵討之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諸軍大破吳于杏城吳復遣使求援于宋宋以吳為北地公發雍梁兵屯境上為吳聲援

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
每言于魏主以為佛法妄誕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
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
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
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得釀
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

像魏主從之

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

邱墟朕欲除偽定真滅其踪跡有司其宣告諸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長少悉阮之自今

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

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魏主魏

主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自為計由是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惟塔廟無復孑遺

魏人侵宋

初魏移書于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地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館

邸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騷動

宋主以為憂語

謀羣臣御史中丞何天祿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道踪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盈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于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惟安邊固守于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侯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衆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

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激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有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于庫出行請以自新弓鞞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怨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于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宋伐林邑克之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奉貢于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

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

字元幹

家世儒素

慤叔

父少艾高尚不仕諸
子羣從皆愛好墳典

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

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

在日南水經註盧容

水出日南盧容

縣區粟城南

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和之

等乘勝入象浦

在盧容縣本象林縣地故亦謂之象浦

陽邁傾國來戰

以具裝

馬甲謂之具裝

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

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遂克

林邑獲寶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

然

夏六月癸未朔日食

秋七月宋以杜坦

驥之弟

為青州刺史

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宋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

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儉荒

謂其自荒外來

也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

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

門第待人最為
江左惡習果其
人才足懸奈何
以疆界限之如
是而欲希邁日
稔流筆不啻芋
苳之異好矣

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

南渡不早便以儉荒賜隔况日磬胡人身為牧圉乎

宋主默然

八月魏將陸侯

魏內人諸姓步六孤氏後改陸氏侯代人

討蓋吳斬之安定

胡劉超反侯又斬之

蓋吳屯杏城魏遣高涼王那

平文帝之後

等討破之獲其

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侯以為不討蓋

吳其變未已莫若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吳

必就禽諸將成曰脫吳叔不返誰任其罪侯曰此罪
我為諸君任之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
咎侯侯曰彼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
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為內都大官
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遣侯鎮長安侯單馬
至鎮超喜以侯為無能也侯既至喻以成敗誘納其
女與為姻戚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
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

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
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
遂平之魏主復徵俟為外都大官

丁未元嘉二十四年秋八月宋衡陽王義季卒
亥魏太平真君八年

義季自義康之貶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

戊未元嘉二十五年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
子魏太平真君九年

史

彭城太守王元謨上言彭城要魚水陸請以皇子撫

臨州事故有是命

巳宋元嘉二十六年秋七月宋以隨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後改

封竟陵王為雍州刺史

宋主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元謨

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

居胥意

漢霍去病封狼居胥事見前

御史中丞袁淑

字陽源陳郡陽夏人

曰

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

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

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九月魏主伐柔然大獲

柔然處羅可汗

敕連可汗死處羅可汗立

為魏高涼王那所敗遁

走那追之九日夜悉收其輜重而還自是柔然衰弱
屏跡不敢犯魏塞

庚宋元嘉二十七年魏
寅太平真君十一年

春二月魏主侵宋圍懸瓠

城名今河

南汝寧府治是水經注汝水東
逕懸瓠城北城形若垂瓠然

夏四月魏師還

魏主將伐宋宋主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

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潁川太守皆棄城走是時豫

州刺史南平王鑠

字休元文帝第四子

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

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

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鈎于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死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

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魏主攻懸瓠四走死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

十二日宋主遣南平內史臧質

字含文 質之子

司馬劉康祖

彭城人

共救懸瓠魏遣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斬

乞地真四月魏主燒攻具引兵還宋以陳憲為龍驤

將軍

宋以江湛

字微淵 濟陽考城人

為吏部尚書

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浩自恃才略及為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士數

十人皆起家為郡守

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

郡縣以新徵者代為吏郎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高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于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使浩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

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

國史于石以彰直筆

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然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

之禍吾徒亦無咎類矣

浩竟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

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
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
吏等罪狀初魏主使高允授太子經及浩被收太子
召允謂曰吾自尊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
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史
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託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

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

至于著述臣多于浩魏主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

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

云浩所為魏主問信如東宮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

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白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

直哉此人情所難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

也宜特除其罪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允

事事申明皆有條理

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

持疑不為帝煩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象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解乃六月詔誅浩夷其族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

餘皆誅其身

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令人心悸

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崔浩孤負聖恩不為無罪至于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于

浩 李孝伯平

棘人順從父弟

秋宋人大舉侵魏取碣磔

注見前

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

將救之宋將軍王元謨退走

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王元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碣磔必走滑臺易拔

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
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宋
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
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
濟宋主太笑太子劾及將軍蕭思話亦諫皆不聽七
月宋主遣王元謨帥沈慶之申坦

魏郡
魏人

水軍入河受

督于青冀刺史蕭斌

募之
之子

臧質王方回徑造許洛駿

武陵

鏖

南平

東西齊舉劉秀之

字道寶東
莞莒人

震盪汧隴

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

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

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充富民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魏

羣臣初聞有宋師言于魏主請兵救緣河穀帛魏主

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

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

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

以備柔然王元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元謨貪復

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茅屋衆以火箭燒之元謨曰彼
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
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元謨不即其長帥而
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
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元謨不從
十月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鼓鞀之聲震動天地元
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

委棄軍資器械山積

先是元謨遣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護之間魏兵將至

馳書勸元謨急攻元謨不從魏人以其所得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惟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元謨會元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豈元謨所能當哉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將固守碣磔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碣磔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閭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為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元謨戍碣磔申坦垣護之蘇清口自將諸軍還厯城石濟水經河水逕東燕縣故城東濟水北來注之注垣護之守石濟即此東燕故城在衛輝府延津縣佛狸魏主小字清口清水入河之

十一月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魏主自東平趨鄒山

即嶧山
注見前

禽魯郡太守崔邪利見

秦始皇石刻

即嶧山碑
李斯所篆

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

子

宋雍州參軍柳元景

字仁孝河東解人

大破魏師于陝斬其將

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

宋畧陽太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

漢縣今屬河南陝州

斬縣

令以趙難為令使為鄉導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
進向潼關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

河東

汾陰人尹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于陝元景于後督租

陝城險固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眾二

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于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

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惟著絳衲兩當

前當心後當背

謂之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

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日暮別將

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陳

于城西南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

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

我也安都曰善遂合戰副軍柳元佑引兵自南門鼓

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

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

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

衆降者二千餘人

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

皆曰虜驅民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處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遣之皆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竊起及四山諸部落皆來送款宋以王元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

魏永昌王仁

明元帝之孫

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武

戌名在壽州北

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于尉武康祖

有衆八千人軍副胡威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
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

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
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
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
三且休且戰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

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遂潰

南平王鏐使參軍
王羅漢以三百人

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已受
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禽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

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肘胎
仁進逼壽陽南平王鑠嬰城固守

魏主攻彭城不克

魏軍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江夏王義

恭欲棄彭城南歸長史張暢

字少微吳人

曰城中乏食百

姓咸有走志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

得達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
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
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

干道民

駿小字

忝為城主必與此城共其存歿張長史

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

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索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

安北可暫出見我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

主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

山名在江寧府六合縣東南臨大江

飲江湖以療渴爾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

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

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

音容雅麗孝伯亦辨贈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盍定有期君還

宋朝今為相識之始

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宋人戒

嚴守江

魏引兵南下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

慕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

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臧澄之燾之毛熙祚修之

子等營東山前浦俱在盱眙縣東南而自營于城南魏燕王

譚太武帝子後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

械單將七百人赴城盱眙太守沈璞

字道真林
子少子

開門

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

初璞到官江
淮無驚璞以

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石矢為守城之備
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

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
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

人聚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
也衆心稍定及賊質向城衆皆勸璞勿受璞歎曰同

舟而濟胡越一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魏人南
退緩吾寧可專功而留虜乎因開門納質魏人之南

寇也不齎糧用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

無所得人馬饑乏間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

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
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
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內外戒嚴命劉遵考等將
兵分守津要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

戍名注
見前至

于暨陽

晉縣隋省故城在
今常州府江陰縣

六七百里宋主登石頭城

有憂色謂吏部尚書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
士民勞怨不得無慙眙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
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魏及宋平

魏主以索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昏宋主亦餉以珍
饌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
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
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名羣臣議之衆

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

太子幼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

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劾又言于宋主曰北
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
北伐自是吾意江徐但不異爾由是太子與魏亦竟
江徐不平 三王謂江夏五陵南平三王也

不成婚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七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錄臣謝登雋
騰錄監生臣汪應鰲